

梁晓声：作家如果不能超越自己 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(上)



著名作家：梁晓声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徐鹏远

2022年度文化人物梁晓声

获奖理由

他的作品感动过不止一代中国读者，他的笔，为亲眼见证过的世间悲喜和沉默苍生作传，绝不回避所有的苦难与丑恶，但更浓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迈的旋律。

从1982年在《北方文学》发表短篇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算起，梁晓声已经写了整整四十年。虽然这个周年性的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仪式举行，但刚刚过去的2022似乎还是于冥冥中有着些许意义。

年初，根据他的长篇作品《人世间》改编的同名剧集播出，创下近8年来CCTV-1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新高，总观众规模3.71亿人。在同年颁发的金鹰奖和华鼎奖上，该剧包揽了诸多奖项，成为

最大赢家。迪士尼还买下了其海外发行权，是近年来国产剧集少有的破圈之作。年中，话剧版《人世间》也在北京首演，并于其后半年全国巡演了50余场。

这一年，梁晓声还出版了两部新的长篇，一部是39万字的《中文桃李》，一部是45万字的《父父子子》。算上两年前的《我和我的命》，三年时间里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又作出了百万字的贡献。这些文字全部是用铅笔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手写而成的，因为常年伏案导致的颈椎病和腰椎病，每次写作他都要戴着颈托和护腰在一块定制的写字板上进行。

早年时，梁晓声以知青文学斐然，一度凭借小说及衍生的影视作品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力。如今虽年过古稀，他不仅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，反而正在显露出一种老

当益壮的劲头。

然而面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梁晓声却表示自己也许要彻底放下手中的笔了。“客观上来说，我几乎是不可能再写出那么厚的一本书了，我已经73岁了，写作对我来说确实很累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再写下去没有特别的意义。我们之所以继续写作，是因为觉得还有一点憾事。（《父父子子》）这本书交稿之后，我就觉得憾事越来越少，没有自己认为不写就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了。以后确实可能就不写了。”

梁晓声说，未来他会最小程度地参加活动，最小程度地抛头露面，希望自己的名字越来越少地在网络上出现，最后慢慢淡出公众视野——“要进入一个更像是安度晚年的老人的状态。”

一次又一次地叩问自己

本来，写完《中文桃李》时，封笔的念头就已经浮现在梁晓声心头了。“《人世间》之后，最先出版的是《我和我的命》，然后是《中文桃李》。这两个作品都是在我头脑中酝酿时间比较长的，写起来也相对顺手一些，接近水到渠成的一个状态。《父父子子》

是完全突生出来的创作想法，本来是打算休息的。”

想法的突生源自故乡哈尔滨寄来的一本书——七八百页厚的编年志《哈尔滨市大事记》，随意翻看的过程中，1936年前后关于哈尔滨各界抗日的内容一下子吸引住了梁晓声。尽管作为一部文献资料，书中的叙述只是简练的事件梗概，梁晓声却依然受到很大冲击，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年代。他当即决定，自己应该把历史的这一页文学化地呈现一遍。

“作为一个作家，我笔下没有写过民族的英雄人物们，哪怕是很短的文字，尽管我已经写了两千几百万字。”此前的写作生涯中，梁晓声一直以现实主义著称，他的视角始终对准的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底层人物和日常生活，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起伏和亲眼见证过的世间悲喜。遥远的历史或者非凡的传奇非他所长，也不尽符合他的文学关怀与理想。但这一次，他无法抑制创作冲动，不是为了挑战自我，而是基于感动，以及对于历史的致敬和自身的反思。

“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，更多的是苦难、悲情。但是我觉

得不唯有苦难，不唯有悲情，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。”在梁晓声看来，通常的历史叙事是不够全面的，忽略和丢失了珍贵的一部分，这也是为什么当这类题材被开发到一定程度后，会陷入抗日神剧和大同小异的谍战泥沼之中。他想借由自己的努力，尝试做出改变。与此同时，他也不打算将精力过多地投放在构筑跌宕曲折的情节上，而是着力于对人物的刻画与挖掘。“这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。写的时候，我尽量地去理解他们。”

创作的过程，不断进行着调整。初稿完成后，梁晓声又花了四个月时间从头到尾进行了一遍删改，将近1/4的内容被推翻重写。最终，一个贯穿五十年、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如波澜壮阔的画卷般展开，在抗战、内战、抗美援朝和开垦北大荒等背景之上奏出了一曲悲欢离合的命运之歌。故事发生的空间，除了仍旧是那片熟悉的东北大地，梁晓声还第一次将笔墨扩展到海外，描绘了纽约唐人街的华侨世界。

梁晓声说，写作中自己一直试图接近人物的人生，这既是